



因為閱讀，我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座標
025

文化

女書店創辦人 蘇芊玲女士推薦
文化大學法文系 林玫君教授
台南藝術學院藝評所 孫淳美教授
專文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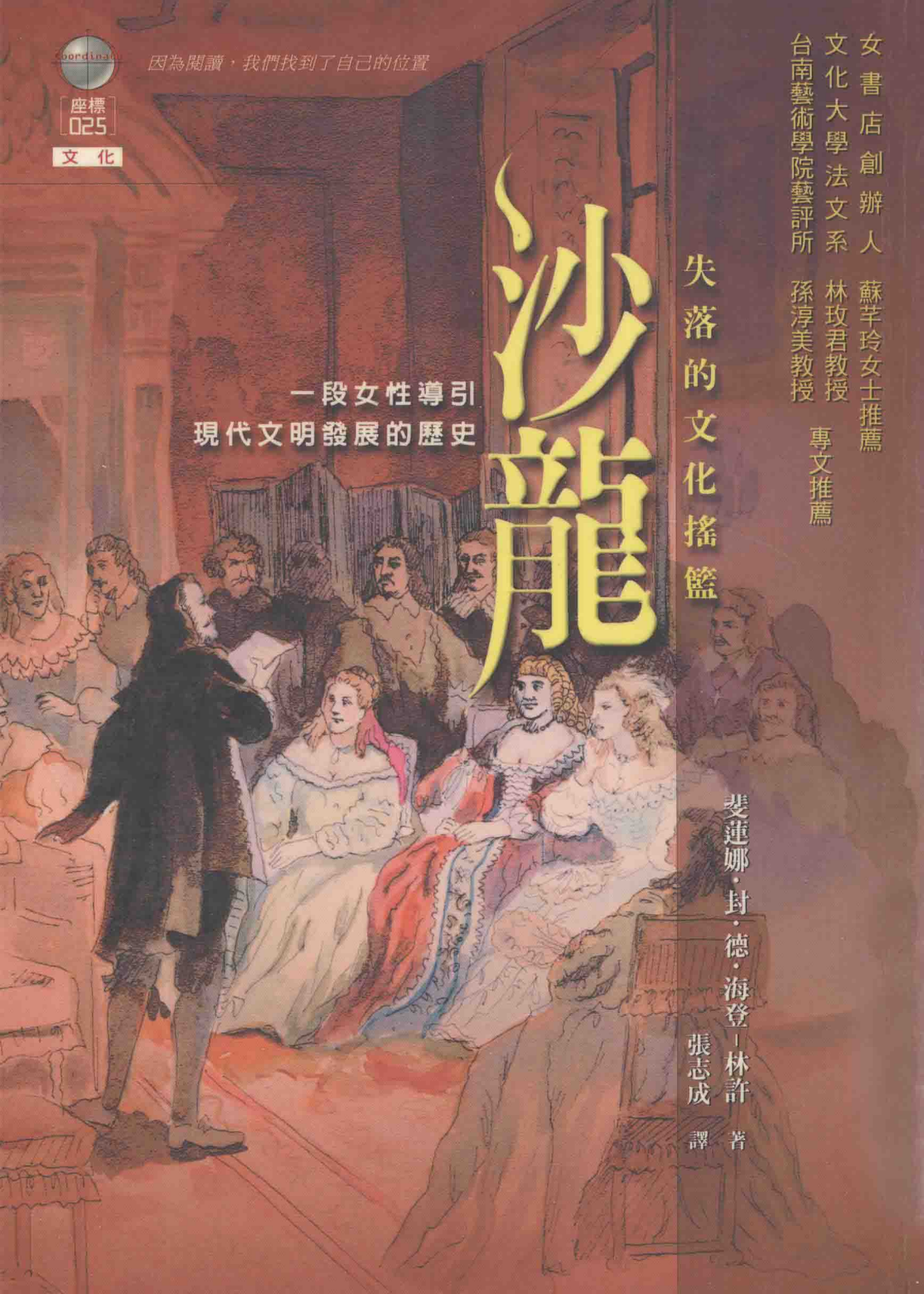
失落的文化搖籃

一段女性導引
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

沙龍

斐蓮娜·封·德·海登－林許 著

張志成 譯



目次

沙龍與女性文化／林玫君	5
沙龍及其代表／孫淳美	17
沙龍——一個社會縮影	23
追本溯源：沙龍文化的前身	33
吟遊詩人時代的愛情宮廷	34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社交生活	36
巴洛克時期法國宮廷的「博取芳心」文化和談話活動	46
太陽王時代和啓蒙時期的文學沙龍	53
十七世紀：「智性遊戲」和「溫婉儒雅」	53
啓蒙運動：法國沙龍文化的鼎盛時期	74
擴及全歐的社交活動：藝文宮廷、閱讀晚會、文學茶會及咖啡館	109
浪漫主義時期的沙龍文化	139
從法國大革命到復辟時期的法國沙龍	139

柏林猶太沙龍	157
維也納沙龍	186
俄羅斯沙龍	197
風華再現：復辟時期至現代之間的沙龍	209
拉荷的衣鉢繼承人	210
「全巴黎名流」：外交界的上流沙龍社交活動	217
從沙龍女主人到女權運動者	224
二十世紀沙龍文化的變奏與分流	241
德奧地區漸趨銷聲匿跡的沙龍文化	241
英國和吳爾芙	250
義大利和西班牙：文學獎和「講談會」	255
法國的最終變奏曲	257
追憶「失落的樂園」	271
參考書目	275

左岸丰華—— 多采深情的追尋

午後的空氣中凝結著的，是一份亟欲掙脫但又優游沈醉的心情。
不解、鬱結、搔首、頓足——怦然心動、展眉、手舞、弄足、高歌；
這是什麼樣的心情呵！

相傳 左岸就是醞釀這樣一種心情的地方。

閱讀，是什麼動機下的行為？

思索，背裡隱含著的又是什麼樣的企圖？

是為了取得生活技藝的需求？是出於對生命困惑的自省？

抑或純粹只是找尋舒緩心靈的藥方？

聽說 左岸也是一個對生命及自身存在意義的追尋者。

挫折總是在力所不及處蔓生，

但，也正是在每一次「勉強」克服了困難、跨越了挫折之後，
才能體悟到生命所釋放的酣暢淋漓。

閱讀及思索 也正是這樣一種自我蛻變的行為。

恰巧 左岸也有一份不安現狀的執著。

不是熱愛自己生活的人，不會文章有情；

不是那樣熱切地注視著人間世的心靈，

就不會比自己想像中的更沈醉——

沈醉在浩瀚知識的無涯裡。

可喜的是 左岸懷著對知識最純粹敬虔的依戀。

且讓左岸與您一起在閱讀中搔首延佇、隨想於多采深情的追尋裡。



座標
025

沙龍—— 失落的文化搖籃

*Europäische Salons
Höhepunkte einer versunkenen weiblichen Kultur*

斐蓮娜·封·德·海登-林許 著

Verena von der Heyden-Rynsch

張志成 譯



Original Title **“Europäische Salons: Höhepunkte einer versunkenen weiblichen Kultur”**

Copyright © 1992 Patmos Verlag GmbH & Co. KG

Artemis & Winkler Verlag, Düsseldorf und Zürich

All right reserved.

Arranged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座標 (025)

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

作者	斐蓮娜·封·德·海登-林許 (Verena von der Heyden-Rynsch)
譯者	張志成
系列規劃	龐君豪
責任編輯	李清瑞
封面設計	郭佳慈
電腦排版	嚴致華
出版	左岸文化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 105 號 6F
	電話：(02) 2218-1417
	傳真：(02) 2218-1142
	客服專線：0800-221-029
	網址： http://www.sinobooks.com.tw
版權代理	家西書社
法律顧問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03 年 2 月
定價	300 元

ISBN 986-7854-23-3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Chinese (Complex character) © copyright 2003 by La Gauch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沙龍：失失落的文化搖籃 / 斐蓮娜·封·德·海登 - 林許 (Verena von der Heyden-Rynsch) 著；
張志成譯. -- 初版. -- 臺北縣新店市：左
岸文化, 2003[民92]
面：公分. -- (座標：25)
譯自：Europäische Salons: Höhepunkte
einer versunkenen weiblichen Kultur
ISBN 986-7854-23-3

1. 文化史 - 歐洲 2. 女性主義 3. 歐洲 -
社會生活與風俗

538.84

91023737

沙龍與女性文化

林玫君

「書寫之前，是話語；創造之前，是交談。」談及女性沙龍文化時，法國歷史學家杜龍（Claude DuLong）如此寫道。女性想要用文字或藝術來表達對周遭事物與自己生存世界的觀照時必須先繞過彎曲的「言路」。女性機靈惹人憐愛，但運用自己的智慧思考、並形之於外，則成為異端。爲了學習，必須善盡巧思，抓取每個機會；爲了闡明立場，必須團結起來以抵抗男性的嬉笑怒罵：這就是「沙龍」，一個女性可以與男性溝通她們的想法與企盼的地方，一個允許女性與男性智力激盪的地方，一個得以滿足女性參與世事欲望的地方，一個女性自我成長的同時也使男性成長的地方，一個少數由西方女性開啓、主導的文學、社會，甚至政治的文化殿堂。因爲「沙龍」，女性得以進入歷史。

本書《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將沙龍女主人作爲研究領域，從中瞭解女性對社會和文化規範的影響，證實了女性的觀察、判斷和要求在西方發展史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如醒目、甚至令人側目的景致，「沙龍」雖然高蹈，卻緩緩引導社會由深處開始變革。一些出身高貴的女士，爲了逃脫她們固有的角色與內圈的命運，打破禁忌，公開展現她們的聰敏、學識，對愛情、婚姻、社會、世界的要求，企圖建立一種更合理，更和諧的新秩序。其實，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有以女性爲首的「文藝宮廷」：公主、命婦們身旁圍繞著一群「談人」，以資娛樂。例如法蘭茲一世

的姊姊瑪格麗特·德·那瓦拉 (Marguerite de Navarre)，亨利二世的妹妹瑪格麗特·德·法洛瓦 (Marguerite de Valois)，義大利的伊莎蓓拉·德斯特 (Isabelle d'Este) 或露可瑞琪亞·波吉亞 (Lucrece Borgia) 等。且這樣的傳統一直持續發展，幾乎歐洲四處都有女性王室成員使她們的小宮廷成為文化中心，如英國的伊莉莎白女王，瑞典的克莉絲提娜女王 (Christina)，威瑪公國的安娜·艾瑪莉亞 (Anna Amalia von Sachsen-Weimar) 攝政公爵夫人等。更不用提一些「用左手掌權的」的皇后，如路易十五的情婦龐巴杜夫人。這些傑出的女性都是輕女、仇女情結最佳的反證。但由於她們位居「層峰」，完全無懼於別人的批評、詆毀，所以她們的開創性與影響或許比其他不是王室成員的女性來得小些。必須搬出高高在上的皇宮，進入市塵，在私人的宅院中舉行，在城市中散播開來，才是「沙龍」文化的發軔。

即使「沙龍」這個名詞要到十八世紀才有今日的意義，但我們仍採用這個字彙來代表這個現象。首先由德·洪布耶夫人 (Madame de Rambouillet)，為即將持續幾百年的沙龍文化定下基調，並演奏引人入勝的序曲。長期受義大利文藝宮廷的浸淫，身體孱弱的她無法適應亨利四世宮廷的緊迫擁擠與粗魯無禮，於是決定搬離宮廷，再加上她丈夫在紅衣主教李西留 (Richelieu) 主政時失寵，所以就從政治舞台上淡出。她開始邀請文人雅士在巴黎的住所餐敘、談詩論文，期盼以細膩高雅的語言匡正當時粗鄙質野的說話方式，以優雅的舉手投足取代莽撞的肢體動作。這種新的、反庸俗的生活方式慢慢為大家接受，無數繼起的沙龍女主人將承接起火把，在四處點燃，並且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在十七世紀初的男性社會裡，這些有能力提昇語言層次、鑑賞品味、社會風氣的沙龍女主

人是怎麼樣的人？她們是出身高貴的巴黎人。已婚的，丈夫可能特別開通、理解並支持妻子的作法（如洪布耶侯爵），或因戰爭而長期缺席，或已死亡；未婚的，則是可自由決定自己生活，沒有家長管束的成熟女性。但光是這些條件並不夠，她們還得具有足夠的知識以「維繫」「會話」：引導話題、作出評斷。這時期的女性唯有潛心自學才能累積相當的文化內涵，就因為深受無知，無言之苦，一旦有了沙龍，就開始修練「文字的鍊金術」，將從前莫可名狀之欲望與挫折，歷史的失語焦慮，傾瀉成纏綿繁複的修辭演出。且從重新「命名」開始，將日常生活熟悉的物體，身體的部位，內心的感受，賦予新的字質意象（如眼睛是「靈魂之鏡」，腳是「受苦的肌膚」，胸部是「愛情的小墊子」，鏡子是「美貌氣質的顧問」，椅子是「適合交談的設備」等等）。「命名」「命」「名」，名爲物之始，意義的開端，開了口的女性敘述欲望，夾著千言萬語，從此創造了一個內室溫馨，女性不會磕磕撞撞、而能通行無阻、自由自在、暢所欲言的新世界。在這裡，交談不再只是閒聊，而成了具有儀式性的「技巧」，一種肉身的修行。

與此同時，男女的關係也開始改變：在女性提煉語言與講究儀態的影響下，兩性之間不再短兵相接、拏張劍拔，而是有節有度、以禮相持。愛情不再是天性的衝動，而是一種自我克制的訓練。女性成了征服的目標，不是爲了肉體的愉悅，而是爲了展示自己獻勤討好的藝術。「完美的情人」是最懂得征服之道的人，也就是最遵守交往儀式、法則的人，不管是否真心誠意。十六世紀時女性是男詩人歌頌的對象，但實際只是他們創作的藉口。十七世紀則是女性與男性一起投入合乎禮儀、合乎規範的愛情文字遊戲：「法國人所稱的愛情其實是談論愛情……」大家以各式各樣的語氣及意象來談論愛情、讚頌愛情，似乎「性」的意識與隨之而來的權力與愉悅之爭只建

立在言說的基礎上，彷彿語言是體驗愛情的唯一途徑。

是否因此要指責沙龍過份宣揚沒有愛情的愛情藝術？對於匱乏心靈資源之人、將兩性之間只視為傾軋身體的機制之人，這樣的鼓吹是必要的。如果沙龍所倡導的「獻殷勤的藝術」是指對待任何女性都像對待自己心愛的人一樣，這總比對待自己心愛的女性像對待任何女性一樣來得好吧！早期的沙龍女主人極重要的一項成就，就是將長期沒有女人、解甲返鄉的戰士阻擋在她們的床邊，她們依然是男性進攻的「城堡」，只是「圍城之戰」由情色瀰漫的對話取代實際情欲的行為。她們並且進一步使慣於使用武力解決一切的貴族男性學習一種精緻的生活方式，使他們學會享受由「高尚品味」與「高尚道德」組成的精神與想像的饗宴。

但這現象並非整個歐洲都有。因為沙龍裡男女共處，這也是它存在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女性受到社會、宗教嚴密管制的國家，沙龍就不存在：例如西班牙，即使他們的騎士、豔情精神曾大大地影響早期其他國家的沙龍風貌。沙龍最先在巴黎產生，是因為這時候的法國女性得以不被監禁在家裡，而能與男性在「彬彬有禮的自由」氛圍中接觸。這情形使許多歐洲來巴黎的旅行者、觀察家感到驚訝。一六三〇年時，法國作家瓦圖賀（Voiture）還發現布魯塞爾的女性只能於特定時間，在陽台上，接受男性的禮讚。「彬彬有禮的對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旦有機會面對面獨處，就經常會有激情、甚至脫軌的情形發生：因為機會太難得，時間又太短暫，所以做得比說得快。即使英國女性享有較高程度的自由，但晚宴結束時，女士們仍得退出，留下男士喝酒、閒聊。結果是酒瓶傳遞的速度遠比觀念想法傳遞的速度來得快。因此英國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有法國式尋求純粹交談樂趣的文化沙龍。

十八世紀時法國沙龍文化的風氣在整個歐洲蔓延開來，有時就以「談話」兩字代替「沙龍」。孟德斯鳩（Montesquieu）說起米蘭的沙龍時，說它們有一高貴處，就是供應巧克力與飲料，而且玩牌不用付錢。與此同時，英國由 blue-stockings 主持的沙龍是不准賭博的。但即使沙龍裡的節目多采多姿，仍被稱為「談話」（conversation, conversazione）。這個以部分替代全部的換喻名稱裡，清楚的點出這些定期聚會存在的理由與特性。

「沙龍」的首要貢獻在於文字與文學。早期的沙龍像是「語言裁判所」：賓主一起討論優良語言的用法，評判高低。因為此時的語言規則還未完全定出，文法觀念才剛形成。當代傑出的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文學，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文學品味定下規則。討論的內容對當時的文學作品與文壇產生莫大的影響：作家來到這裡朗誦自己的新作，再藉由聽眾的反應與評語修改作品。當時的輿論一致認為沙龍與隸屬於國家的學院一樣令人推崇。自十七世紀中葉之後，當沙龍「私人學院」的地位已無庸置疑的時候，又逐漸發展出「沙龍評論」或「社交評論」。這些評論的對象不是作品的作者，而是沙龍的常客，因為他們是文學作品的主要訴求與消費對象。評論的目的不是描述、解釋、評斷作品，而是新書出版訊息。例如由這些「沙龍評論」裡可看到路易十四時最受歡迎的作品目錄。尤其是在文學「古典、現代，新舊之爭」時，為了標明法國本土文學優良的傳統，還發行了不少出版年鑑與附有作者生平的精選集。這可視為法國文學史的濫觴。

但沙龍的風貌並不是一成不變，每一位沙龍女主持人都賦予沙龍自己獨特的風格與魅力。隨著時代改變，風俗與觀念的演進，沙龍到了十八世紀逐漸由教育與教化的作用、文學性的討論，轉化為哲學、科學、宗教的思考中心。首先對文字嚴格的要求不再，十七世紀沙龍裡密實華麗、

雕琢文飾、蔚為奇觀的文字風格被「不加修飾」、「行雲流水」的靈活語言取代；「自然本能」、「真情流露」也成了新的美學、道德標準。「跳躍多變」的「天性」戰勝了「雄渾崇高」的「理性」。不論是創作、處世、還是政治領域，只要有些擺姿態的意味，就會遭到懷舊卻輕視的心情鄙棄。「東扯西說」、「胡言亂語」減輕了社會法則的負荷與僵硬，而「當瘋子的喜悅」則舒緩了「裝智者的痛苦」。

如果我們相信孟德斯鳩與狄德羅（Diderot）所述，在十八世紀的沙龍裡，連男人都「女性化」了：他們的思想像蝴蝶一般的翩翩飛舞，往四處奔逸，消失於「離題」的混亂中。相對於此，女性則因為偷嚐知識的「禁果」而躁動不安：藉著學者的對話，她們在沙龍裡繼續修道院之後就中斷的學習，且只有在這裡，她們才可以接觸幾何學家、物理學家、醫生、政論家、天文學家、冒險家。她們比上個世紀的姊妹更苦於焦慮、挫折的情緒，因為她們的教育程度更高，已不能滿足於當稱職的女主人，而急切希望自己也加入創作者的行列，抒發己見，有所貢獻，待提筆寫時，卻發覺自己才識貧乏，力有未逮。

此時的沙龍是一個寰宇搜奇的百寶箱，是企圖瞭解天地萬象的作者、藝術家展現作品、尋求認同的地方，還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貴客或「朝聖者」，十足世界主義的色彩。幾乎每座沙龍都有其特殊來賓、類似「駐所」的知識份子，如狄德羅於德畢內夫人（Madame d'Épinay），布封（Buffon）於內克夫人（Madame Necker），伏爾泰（Voltaire）於夏特雷夫人（Madame de Châtelet）及之後的杜·德芳侯爵夫人（Marquise du Defland）的沙龍一樣。男性知識份子在沙龍的份量與人數有時幾乎超越女性，但主持這些「文學共和國」儀式的仍是沙龍女主人。

這是個「百家齊放」的時代，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百科全書」作家們群雄爭鳴（名），彼此卻充滿矛盾，沙龍女主人不一定有足夠的手段與威信維持賓客之間的和諧。且上個世紀空洞的愛情至此逐漸轉變為追求肉體之愛，有時沙龍女主人與其中一位座上賓產生強烈的激情，因而減低對其他人的關注，甚至可能因此將來客分出親疏遠近不同等級，打破沙龍一向民主、平等的模式，破壞融洽的氣氛。事實上，沙龍女主人除了個人素養、內涵與交際手腕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須隨時有時間、有心力接待每一位來訪的客人。個人的激情會使她疏於女主人的責任，而使沙龍「自由開放」，「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環境變質。啓蒙世紀可說是沙龍發展鼎盛的時代，但卻在政治、社會、文化活動頻仍以及所形成的人文薈萃氛圍中，沙龍女主人因為感情，因為名氣而開始彼此搶奪「駐所」的知識份子，原本各有區隔、相互輝映的團體慢慢產生競爭現象，於是不容異己、互相猜忌、互相敵視、彼此攻訐，終於減弱「沙龍」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自一七八〇年開始，沙龍女主人傑出、機智的統治受到新的女性形象的威脅，「沙龍」逐漸走向沒落。女性新典型源自英國，但由盧梭《新哀綠綺思》（*La Nouvelle Héloïse*）中的女主人翁萊莉將其特點發揮到極致，成為最完美的化身：那就是堅守婚姻生活的美德。新的理想女性必須是無懈可擊的母親、妻子或姊妹，隱居在家中，滿懷耐心，是傳統家庭道德的守護天使。這新的形象帶有從前理想男性的部分特徵：沈默、堅毅、冷靜、甚至冷漠。曾經因為沙龍的興起，家庭由純私人空間轉化成公眾領域，如今家又成為禁錮女人的牢籠。然後，法國大革命爆發，貴族們四處逃亡，沙龍因此進入隱聲匿跡的黯淡時光。十九世紀時沙龍又重新活躍起來，如黑卡米耶夫人（*Madame Récamier*）和吉哈丹小姐（*Mme de Girardin*）的沙龍。就是在這些沙龍裡，

浪漫主義逐漸成形、蔚為風潮。但沙龍的黃金時代已經不再，接下來，曾經獨領風騷的沙龍逐漸由文學咖啡館所取代。

沙龍使法文成為公認最優雅的語言，為全歐洲的貴族、菁英的共通語，大家且一致承認沙龍最能代表法國精神，對於法國文學與文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每當法國受到威脅的時候，沙龍甚至成為使國家重新整合、再度興盛的重要指標。如二次世界大戰時避居美國的法國政治、經濟專家皮卡德（Roger Picard）就在書中強調「沙龍」在法國國力發展與擴張的重要性，並認為「明日，當法國自潰神、血腥的敵人手中解放時，法國將會重建，再度站起來。而沙龍將會協助達成這個目標」。但其實沙龍與國家民族主義從來不能劃上等號，大部分時候，它們甚至與政權相對立。法國歷史上幾次內戰幾乎都與沙龍有關。路易十四登基之初，貴族因為感覺權力受損，而攻擊巴黎的投石黨之亂（La Fronde），就是在沙龍裡醞釀造反的。十八世紀時幾個著名的沙龍幾乎都成反對中心，如果大革命加速了沙龍的頹勢，沙龍則間接地促成了法國大革命。

事實上，從一開始，第一位沙龍女主人就是為了有別於宮廷而著手建造自己理想中的文化天堂，並使知名書信作家德·賽維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寫下「洪布耶府邸就是羅浮宮」的句子，表示其與宮廷分庭抗禮的地位。洪布耶夫人羸弱，不能曝曬在陽光下，也不能忍受壁爐的燥氣，因而決定將自己的房間改裝成適合接待客人的地方。成排打通的廳堂就為了可以直接到達最後一個最令人期待的房間：女主人湛藍色的房間，「藍廳」。女主人並以簾幕將床旁邊圍繞起來，放上一些墊子，成了「私室」（l'alcôve），且在床與牆壁間留下空間「床旁通道」（la ruelle），這就是她為賓客準備的親暱、舒適的環境。當人們以「床邊空間」來稱呼她的沙龍時，

就指出沙龍的性質：它是一個有著自己規範、戒律的特殊世界。拒絕維護古老秩序與階級，無論是在「廳房」，還是「床邊空間」，沙龍裡無論貴賤、職業，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良好的教養與優雅的舉止取代了家世背景，成為被接受的唯一條件。個人的品德、價值超越出身，在這裡逐漸形成個人可以是自己命運建築師的觀念。

沙龍不屬官方管轄、不接受教會約束，也與學術廟堂有所區隔。當學院清一色由男性組成時，沙龍卻握在女性纖巧的手裡。當學院院士們肩負國家宣傳與塑造君主形象的責任時，沙龍裡的人們溫婉儒雅的玩著一場場才智洋溢的遊戲。其後，當學院與大學爲了捍衛其正統性，而一味排斥與「神聖古人」所持觀點不符的新發現、新理論、新知識時，沙龍成員敞開心胸，不懷任何成見，以評判的精神暢談這些新知，評論新的學說，並邀請這些作者參加聚會，甚或實際資助他們的研究。當前者死抱住教條主義不放時，後者則滿懷好奇地嘗試解讀生命及時代旋風的聲音與意象，並奮不顧身地投入變化中之急流淺灘。

沙龍裡有許多超越時代，開風氣之先的主張。最重要的是推動女子受教權，並以此爲提昇女性地位、改善她們宿命的先決條件。如果「女才子」們遭到男性的訕笑（「女才子」法文原文是 *Les Precieuses*，即「有價值的女人」或「珍貴的女人」，這是嘲弄她們賦予許多沒有價值的東西不該有的價值，首先是她們自己），是因爲她們極力鑽研象徵比喻，精益求精、不患過而患不及的修辭法，以及因此而來妮妮婀娜的耽美之姿；是因爲她們再輕巧周折，總透露矯情造作。但也是因爲她們在誇張枝蔓，以致於將語言奇觀化、空洞化的同時也開拓了自己的地盤；尤其是她們對知識的渴望與企圖，使男性們感到了威脅不安。連莫里哀都在作品裡《可笑的女才子》及

《女子學校》扭曲她們的形象。雖然他只是想要搏君一笑，因為這是他的職業，但他這麼清楚知識對女演員的重要性，卻也不惜利用自己的戲劇天分奚落並醜化一心求知、企求解放的女性，由此或可一窺男性內心深處糾纏不可解的「去勢情結」。

當洪布耶夫人在「藍廳」擺上威尼斯花瓶、中國瓷器、大理石、珠寶雕飾，且在「床邊空間」放著櫃子、床頭書、寫信的用具、貼身首飾時，她改變了臥房的空間與功能，打破了它原先制約個人行為的秩序；當她利用鏡子（當時屬極奢侈品）及水晶吊燈（另一項昂貴的時代新產物）的反射作用，使蠟燭的光芒變得更加柔和與千變萬化時，她將賓客的情緒帶至一個燦爛、華麗、斑斕的地帶。「社交」既是公眾，也是私密；既是社會性活動，也是狎昵的行為；兩者之間的界線模糊曖昧，卻隱隱存在一股張力。

到了十八世紀，對於外表的講究產生了一種新的社交現象：「裝扮」。當貼身女侍、髮型師、裁縫在她四周忙碌地同時，女主人與幾個獲得她青睞的男士聊天打趣。這是由國王繁複的「起床典禮」及女才子在床上接待貴賓的行為中獲得的靈感。凝神莊重、卻又充滿媚惑力，這個儀式使接受「裝扮」的女性成了皇后。男士既可以窺探心儀女士如裸如露的身體，又參與她在巧手下變成華貴公眾人物的過程。生活成了一種「姿態」（*manèrisme*），一種戲劇化的演出，一種習慣成自然的張致作狀。女性把這套姿態化為學問，且操練得顧盼生姿，真假不分。變裝（變身）的過程既在異性的睽睽之目下進行，又是極其自我的想像與模擬；在引誘與抗拒之間猶疑，在「入戲」與「出戲」之間遊走，女性自我就在隱藏與張揚的相互撕扯之間得到快感。

當女才子的自我意識覺醒時，提出了女性身體的自主權；當她們探討婚姻制度時，提出了